

〔英〕蒙哥马利·海德 著 ● 吴伯贤 钟伟云 译

超级间谍

国际间谍史上的一宗大案

英苏间谍机构的种种内幕

一个超级间谍的传奇经历

.....

SUPER SPY



国防大学出版社



60798/3.F
16

超 级 间 谍

[英] 蒙哥马利·海德 著

吴伯贤 钟伟云 译校



国防大学出版社

超 级 间 谍

-
- 作 者** [英] 蒙哥马利·海德
译 校 者 吴伯贤 钟伟云
出 版 者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责任编辑 齐生平
装帧设计 李贺然
开 本 787×1092毫米1/32
字 数 132千
印 张 6.125
印 数 1—8000册
版 次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626-0147-X/E·83
-
- 定 价** 2.50元

目 录

一 背 叛.....	(1)
二 越 狱.....	(45)
三 在苏联与克格勃共事.....	(93)
四 结 局.....	(159)

一 背 叛

1

1961年5月3日上午10点刚过，英国首席法官洛德·帕克进入了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第一法庭的法官席。检察总长、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下院议员雷金纳德·曼宁汉·布勒先生已经就座。就座的还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首席辩护律师杰里米·赫钦森先生。检察官西奥博尔德·马修先生坐在律师席的前面，他的出席证明了这件案子的重要性。在审判室的律师席上就座的还有两位有身份的人。旁观者和新闻记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他们是两个保密机构的头头——军情六处（情报机构）的迪克·怀特先生和军情五处（安全和反间谍机构）的罗杰·霍利斯先生。

记者席上坐满了记者，但在观众席上没有多少人。因为海军少将乔治·皮里·汤姆森以新闻广播委员会秘书的名义向英国的新闻界和其它媒介散发了一份所谓的“D通知书”

（D指国防部），要求报刊及新闻通讯社包括电视和无线电台的所有编辑在隐瞒被告的某些情节方面予以合作，特别是关于他在柏林作为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工作过4年这一事实。结果在报纸上只是刊登了由高级市政官罗伯特·布伦德尔

（他参加了对被告的审判）发布的一条简短的消息，大意是：“乔治·布莱克，38岁，政府官员，无固定地址，由于被指控为违反官员保密法即将受到审判。”

数分钟之后，那个名叫乔治·布莱克的被告从下面的密室中被带了出来，上了被告席。他中等身材，外貌比他的年龄要显得年轻，脸部刮得精光。因为现在无须再戴审判前戴过的络腮胡子，这种胡子只是在新闻照片中起过作用。他现在穿着一套深灰色衣服，格纹衬衫和带红点的蓝色领带。那张带酒窝的脸被晒黑了，黑色的长头发从左边的头缝披向两边。在法庭书记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他无精打采地看着法官。

起诉书指责他犯有官员保密法中的五条罪状，其目的是想损害国家利益，“他向另一个人传递情报，这些情报可能已经被敌人利用”。这些犯法行为发生于1951年11月和1953年9月—1959年9月之间的一些日子里。当被告被问及他是否“服罪”或“不服罪”时，他用刚刚听得见的声音回答说：“服罪，先生。”

之后，检察总长站起来陈述起诉的案情：“被告已经服罪的那一项指控是非常重要的”，他庄严地说，“我向法庭谈一点在公开审理时要谈的内容以及关于他的历史。在这些事情暴露以前，可以说布莱克的名誉是好的。1943年10月，被告（是一个英国人）曾志愿为皇家海军服务，一直到1948年复员为止。后来一直到他被捕，他在政府机构工作，工作岗位既在国内也在国外。”

检察总长指着前面的一堆文件朝着法官继续说道：“正如爵爷从作证书中得知他已经作了详尽的坦白。那是证据之一，无疑您已经读过了。它的内容除了我提议要涉及的那一小部分外必须保守秘密。如果对他的坦白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除了我要提到的那一部分外，我不得不请求您休庭，

到审判员密谈室中再谈。”

接着，辩护律师说道：“布莱克在他的供述中说，十多年前他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1951年秋天他就坚信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一定会取得胜利。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建立他认为是一个公平的比较正义的社会，他决定站到共产主义者一边。

他得出这一结论之后没有辞去政府机构的职务。他所做的事情是要向苏联人靠近，并志愿为他们工作。他想做的事情得到了苏联人的同意，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促进共产主义事业，他同意将他经手的情报提供给苏联情报机构。从他的供述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9年半中，他在政府机构中工作并领取国家发给的薪金的同时，他一直作为一个间谍在为苏联人服务，并且向他们提供大量情报。总而言之，在过去的9年半中他一直在从事着背叛自己国家的事情。

我不能泄露他已提供的情报的性质，但是在他的供述中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再一次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应该坦白地承认，凡是经过我手的任何重要的官方文件都已被我交给了我的苏联联系人。’”

“他经手过重要的情报，”检察总长强调说，“虽然他占据了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但是幸运的是，他的工作没有给他接触秘密武器、核能或原子能等情报的机会。不过他使本国利益遭受了最重大的损失是一个事实……这不需要我在这个场合代表检察当局说更多的话。”

首席法官问检察总长是否希望现在就休庭。雷金纳德先生回答说：“如果这样做会更加有利于辩护律师提出他的减刑抗辩意见的话——”

“我非常讨厌在审判员密室中听审判。”首席法官洛德·帕克注视着辩护律师说：“但是我猜想你们双方都会满意这一比较好的做法吧？”

在被问及是否需要这样做的时候，辩护律师赫钦森先生表示同意。他说：“有人告诉我，我要说的许多事情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说。因此，我的选择是，要么将全部事实放在您的面前，要么我应该略去许多该说的内容，但至少有些关于减轻惩罚的意见应该让大家知道。这是今天上午我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为我没有想到这场审判是在公开场合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希望我毫无保留地向阁下陈述所有的事情，尽管条件对他多么不利。”

首席法官随即下令休庭。之后，与审判无关的人员都离开了审判室，在玻璃转门和所有的窗户外关上了木窗，在第一法庭外的走廊上设了警岗，使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在赫钦森先生作了减刑抗辩后，也就是在53分钟后法庭又向一般观众开放。法庭书记员站起来对被告说：“你已被判为重罪。对于审判为什么不按法律程序进行一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布莱克摇摇头，轻轻吐出了一个“不”字，但实际上没人能听见。

接着，首席法官继续进行审问。“你的书面坦白供认了你在数年中一直在为一个外国政权当代理人 and 间谍，”这位法官对站在被告席中的那个人说：“另外，你向他们提供的情报，虽然不是科技性的，但对那个国家来说显然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使本国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的确，就象你的坦白所供认的那样，凡是经过你手的任何重要的官方文件都已被你交给了你的苏联联系人。”

首席法官继续说道：“尽管你的出生地不是英国，但是要知道你是一个英国人，在这一期间你是受英国（你自己的国家）的雇佣，而且是在受到信任的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上，因此，一目了然，你的案子与叛国罪有关。除了战时，这可能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径。这种行为显然与审问时所提到的公众利益相对抗的。但是我可以说不，毫无疑问，凡是读过你的坦白书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已经听取了律师代表你所作的全部陈述，我完全理解你的不幸。你强烈要求减刑没有得到同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准备完全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你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由于改变了信仰，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制度。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本案对你控诉的要点是你一直没有辞职，你留在你的被信任的工作岗位上是为了背叛你的国家。

你快满39岁了，你应该懂得你已经服罪的那条罪行的严重性。无疑，你这样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里都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的法律中，除了判你坐牢之外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的叛国行为延续了那么多年，因此必须判以重刑。”

首席法官指出，被告所犯的每一种罪行，其最重的处罚为14年有期徒刑，因此他无法判处被告终身监禁。被告已经服罪的五条罪状，每一条因他背叛自己的国家将被分别判处一定期限的徒刑。他继续说，法院对被告的五条罪状将分别判处14年徒刑，因为一、二、三条是连续的，又考虑到四、五两条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总共判处42年徒刑。换句话说，被告在监狱中将要待到2000年，那时他已超过80岁。

法庭里有些人发出了一声惊叹，特别是那些新闻媒介的

代表。因为这一审判没有先例，而这一案件的刑期在当代英国刑事历史上是最长的。

2

乔治·布莱克究竟干了什么事使他得到如此与众不同的惩罚呢？对此，报纸和公众只能进行一般性的推测。下院的后座议员们以及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洛德·斯托克顿等立即向首相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首相决定利用5月5日议员对大臣提问之后发表的一次谈话抢先提出他的问题。一开始，他就被下院工党的埃姆里斯·休斯打断。休斯讲话的大意是，布莱克案正在审理中，首相提出的任何问题可能不利于布莱克可能要作出的任何上诉。但休斯的发言被下院议长驳回，议长允许首相继续说下去。麦克米伦先生对工党压力的反应是，拒绝泄露此案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事实。同时他声称他已准备将这些事实透露给反对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任何一个愿意和他建立联系的私人律师。当然，透露这些事实不涉及任何情报，但是这些事实可以使工党从大体上确信政府不拒绝政党的任何意见，唯独安全原因除外。盖茨克尔先生接受了首相的提议，并任命他的五个同事组成影子内阁，他们都是枢密院的成员。他们是：盖茨克尔的代理人乔治·布朗，两位前国防部长伊曼纽尔·欣韦尔和洛德·亚历山大，两位前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和帕特里克·戈登·沃克。但是，当首相于5月4日晚上见到盖茨克尔的时候，他劝盖茨克尔将莫里森和戈登·沃克除名，他们俩不能参加会议，虽然麦克米伦坚持应由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先生参

加。

与此同时，即审判之后两天，布莱克的律师A·E·科克斯对报社记者说，他的当事人受到了严刑逼供，劝告他只要服罪就可以“减轻惩罚”。他在单人牢房中出现了虚脱，并被允许送进沃姆伍德·斯科拉布的一家犯人医院，在那里律师与他见了面，见面的结果是布莱克决定对这次审判提出上诉。

1961年6月19日，法院受理了布莱克的上诉。与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希尔伯里先生一起就座的有该法院的高级法官阿什沃思先生和保罗先生。审讯在密室中进行了三刻钟，犯人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出庭。

一开庭，希尔伯里法官宣布只涉及“判决太严厉”这一上诉，并且补充说，法庭已经读过被告向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提交的所有要求公断的材料。

“判决的结果包括了申诉人的其余寿命，”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杰里米·赫钦森先生又一次为布莱克辩护。“审判不仅对申诉人同时也对英国司法当局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我提交的公断书中所说的，审判是没有原则的，没有先例的，而且显然是过分的。几个14年的判决加在一起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布莱克的律师继续抱怨说，洛德首席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减轻布莱克的惩罚没有作出努力。他请求允许他在公开法庭谈一些根据新闻界的推测得出的有关看法。但是希尔伯里法官先生不愿意代表诉讼法庭接受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关心新闻界的猜测，”这位法官说，“我们在这里不是辟谣，而是考虑这一审判在原则上是不是错误的，或者显然是

过分的。对于申诉人来说，公开审判或秘密审判有什么区别呢？”

被告的律师提到了首相说的布莱克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没有接触过有关核的或原子的秘密情报，不同于原子弹间谍富克斯。富克斯只被判了14年徒刑，而布莱克的判决简直是终身监禁。也不同于谋杀罪，谋杀罪在内务大臣复审后一般只不过被判处10年徒刑，要是表现好，还可以减刑。赫钦森还叙述了布莱克在战争期间的工作和他在朝鲜俘虏营中的艰难经历。在朝鲜俘虏营中他的读物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但律师的这番话没起任何作用。

“他不是因为不同的政治思想遭到了谴责，”希尔伯里法官先生说，“而是由于保留着本国的公务。用一种特别丑恶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利用自己的职权危害本国的利益。”

“那是他信念的精髓，”辩护律师回答道，“这种哲学是一种信仰。布莱克对我说，当这一令人厌恶的时刻降临到他头上需要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的责任是待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并且从事过去所做的工作。”

“这一审判是不人道的，”杰里米·赫钦森在他最后的抗辩中得出结论说，“这与一个文明国家对待其国民的所有原则不相容。”

法庭对辩护律师的辩护无动于衷，驳回了上诉，同意洛德首席法官的意见，即布莱克案在和平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径。维持洛德·帕克提出的42年判决，接着法庭阐明了这一判决出于三个目的：一是惩罚性，二是威慑性，三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

在法庭受理上诉的同一天，《每日快报》的军事记者查

普曼·平彻先生在一家著名的伦敦饭店款待了枢密院顾问官、下院议员乔治·布朗一顿中饭。他们刚坐下，布朗就将全部情况告诉了平彻先生。使平彻有点吃惊的是，布朗还告诉他，他可以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但隐瞒消息来源。第一，布莱克向苏联人提供了40多个在国外为英国工作的秘密代理人，大部分是在铁幕后工作的，结果许多人被逮捕和枪决。这是这次审判的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对被这个间谍出卖的每一个代理人进行核实，这一审判准备了将近一年时间。第二，布莱克在西柏林工作的同时，曾向克格勃提供了他经手过的每一份文件的照片。其中有些情报使克格勃成功地绑架了叛逃到西方的著名的东德人，并且把他们弄到了柏林墙的东方。第三，他泄露了350英尺长的隧道的详情，这是美国人在柏林的苏联防区地下挖向苏联电缆的秘密隧道。最后，布莱克尽力预告克格勃说，英国当局将要逮捕在波特兰以海军秘密间谍圈出名的苏联职业间谍戈登·朗斯代尔。正是因为布莱克窃听这一信息才导致了他被从国外的工作岗位召回了伦敦，并且自身遭到了逮捕。

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查普曼·平彻询问了海军上将汤姆森。他出乎意料地向平彻保证，没有理由反对发表这一情报。因此第二天，即1961年6月20日，平彻抢先刊载的独家新闻出现在《每日快报》的第一版上，并且成了全国范围内轰动一时的新闻。

3

据出生证所示，乔治·贝哈，后来改姓布莱克，于1922

年11月11日清晨3点生于鹿特丹的盖代姆普泰·鲍特斯鲁特104号他双亲的家里。他的父亲艾伯特·威廉·贝哈生于开罗，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当时是个33岁的体育用品商人，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犹太教派，被认为是犹太贵族中的一员，在英国与萨松、享里克斯、蒙蒂菲奥里、斯韦恩林、塞缪尔和比尔斯特德等家族齐名。艾伯特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而且是埃及总督的财政顾问。艾伯特·贝哈获得英国国籍是因为当时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海军上校。他作战非常勇敢，曾经两次负伤，而且严重地遭受过毒气中毒，因此获得英国和法国奖章、英帝国勋章，他所在的军团被授予荣誉军团称号。后来他在陆军元帅黑格的情报部任职。

1919年通过伦敦有头衔的朋友的介绍，艾伯特·贝哈结识了一个名叫凯瑟林·贝伊德韦伦的荷兰姑娘，他爱上了她。凯瑟林的出身同样高贵，但在故乡的背景是不同的。她的家庭里有政治官员、海军指挥官和几个世纪世袭的高级神职人员。这一对未婚夫妇各自遇到了家里的麻烦，一开始双方家庭都不同意，但后来也就随和了。因此，1922年1月11日，艾伯特·贝哈和凯瑟林·贝伊德韦伦于伦敦成婚。10个月后果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乔治，用以表示对乔治五世国王的尊敬。

这对年轻夫妇定居于鹿特丹，主要因为凯瑟林的家庭世代代居住在那里。艾伯特后来成了体育用品商行的合伙人，同时他也是英国几家商行在荷兰的代理人。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阿黛尔·格特鲁德后，艾伯特·贝哈在斯彭根塞长代40号买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于1925年

生了第二个女儿伊丽莎白。他们的家庭在荷兰属于舒适的中上等水平，雇有两个女仆。艾伯特不是这一阶级的代表性的成员，因为他不愿意隐瞒他的犹太人血统。但是凯瑟林把孩子们培养成了地地道道的路德教教徒。

在艾伯特的生意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候，他经常定期地到伦敦和开罗做生意，可是他的身体垮了，因为他患有战争期间受过毒气或芥子气毒害的后遗症。离开烟雾弥漫的鹿特丹可能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因此他在离北海岸的海牙数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套别墅，也就是马斯特拉特4号，离音乐馆和克豪斯不远。但是这一变化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转，他的病发展成了肺癌，最后又得了腹膜炎，这就是他在1936年4月即46岁时去世的直接原因。他的遗孀是比较富裕的。他去世之前让妻子答应将年轻的乔治送往开罗的亲戚家，在那里他有个妹妹嫁给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在这个家庭里还有几个孩子。因此，13岁的乔治离开了在海牙上学的学校，被送到了埃及，在开罗他进了一所英国学校。另一个叔叔，亨利·库列尔，出生于埃及，曾经是埃及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可能在政治上对年轻的乔治很有影响。乔治总是在每年的节假日期间回到荷兰去，有时在斯黑芬宁根与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度假，有时在登尔德兰和他的叔叔安东尼·贝伊德韦伦一起过，安东尼没有孩子。正是这位叔叔劝乔治的母亲在大约两年之后将孩子们永远送回荷兰。1938年乔治在圣诞节前及时赶到。不久他在鹿特丹进了穆罗中学。因为这是个走读学校，他就住在祖母贝伊德韦伦在鹿特丹的宽敞的房子里，那是伯格内斯·梅伊内兹·普莱因35A号。

在谈到乔治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小学生亨里克·登特罗

后来回忆说：

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内向的男孩。对于我们这些正在接受荷兰中等阶级传统教育的受教育者来说，他是个异乎寻常的人。他周游各地，结识许多重要人物。有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参观过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巨像，听说过卢克苏尔令人惊奇的事物，在尼罗河上划过船。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而自豪，也不吹嘘他在开罗的那位富裕的叔叔等。我们敬佩乔治，也有点妒忌他，因为他的功课学得很出色。他懂得几门外语，当别的同学在写段落大意或做作文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帮助他们

.....

他从来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很长时间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但我们也不十分密切。因此对乔治的性格不太了解。

另一位小学同学，后来在鹿特丹证券交易所工作，他肯定乔治·贝哈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学得比别人要强，他总是自愿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是的，他不与人来往是真的。虽然我们每天经过他的家门，他从来不请我们进去，我想他也不会邀请同班的其他同学。在德国人摧毁这座城市前的那些日子里，与战后所有的摩天大楼相比，鹿特丹过去曾是个比较简朴的城市，也许你以为它只不过是个省会。我们男孩们常常不经邀请突然来到对方的住处，但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乔治家。也许我感到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我认为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他没有参加过那些‘帮派’；有的‘帮’组织看电影，有的‘帮’组织足球赛，有的‘帮’进行自行车赛。但他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他的体操做得很好，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和游泳能手。”这一证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乔治会变成一个叛徒。“他在我们班里是一

个最正派的男孩。他从来不撒谎。”

1940年4月28日，全家团聚在鹿特丹的祖母家里庆祝她老人家的生日，这是乔治最后一次在荷兰见到他的母亲和妹妹。凯瑟林·贝哈夫人和两个女儿返回斯黑芬宁根，10天以后她们到了那里，那天是5月10日，正是德国人入侵洛·康特里斯的时候。一个英国朋友，名叫D·W·蔡尔德，是一个情报官，劝她立即带着阿黛尔和伊丽莎白到荷兰湾，那里来了三艘英国驱逐舰疏散在荷兰的英国家庭和荷兰皇家家族。乔治事先央求母亲允许他留在鹿特丹完成他的学业，她同意了，他的叔叔，安东尼·贝伊德韦伦，就是那个谷物商负责照顾他。

凯瑟林·贝哈和两个女儿安全地到达了荷兰湾，上了一艘驱逐舰。三艘驱逐舰在航行期间都遭到了轰炸，只有两艘安全地到达了哈里奇。第三艘被严重毁坏，在航行途中沉没。与此同时，乔治·贝哈在狂轰滥炸下得以逃生。尽管荷兰抵抗德国的入侵已经停止，但在5月14日鹿特丹的大部分仍被炸毁，大约3万人丧生。

“当时的情景真可怕”，乔治回忆说，“城市在燃烧，以后好几天一直在冒烟。孩子们的哭叫声接连不断。母亲们和老人们在废墟上爬着寻找布条和在水壶、饭锅中寻找食物。狭窄的老街鲍特斯卢特完全被夷为平地。

乔治仍在鹿特丹和他的贝伊德韦伦奶奶生活在一起，轰炸后不久，盖世太保来了，有一个邻居是纳粹分子，他告发了乔治是一个英国人。当然，他至少在法律上是一个英国国民，因为他的父亲加入了英国国籍，虽然他出生在荷兰。盖世太保逮捕了乔治，把他关进了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原先是